

## 第一章 重生回過去

泰興五年的臘月，京城下了一場紛紛揚揚的大雪，年關將至，本是一年中最高熱鬧的時候，卻因尚在英年的皇帝重傷，京城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。

約莫半月以前，泰興帝在北郊圍場狩獵之時，不慎墜馬，傷勢頗為嚴重，至今已許久不曾露面，皇城內外人心惶惶，幸而朝政由幾位輔臣穩著，才不至於大亂。天剛亮不久，一輛華頂馬車在路上疾馳，朝大明門駛去。

大明門前的棋盤街，是京城百姓往來東西的要道，商鋪林立，竟日喧囂，因天未大亮，此刻只有沿途掃雪的兵衛和零星的路人，顯得有些冷清。

沈若澄坐在馬車裡，臉朝著窗外，她身著三品淑人的服飾，深青色繡雲霞孔雀紋的霞帔壓在紅色大衫上，底下掛著銀花金墜子，頭頂金冠上的翟鳥口銜珠結垂落在臉側，整張臉顯得明艷又端莊。

葉明修拉著她的手道：「澄兒，妳怎麼不說話？」

「沒，沒什麼。」若澄搖了搖頭。

葉明修將她抱到自己腿上，手摸著她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口氣帶著幾分凝重，「皇上宣召妳，大概只是想敘敘舊，不用怕。何況端妃娘娘是妳的堂姊，有她在旁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若澄順從地點了點頭，手輕輕地抓著大衫。

五年前，泰興帝殺了親侄子永明帝登基，繼位之初還誅了不少擁護永明帝的大臣，北鎮撫司的詔獄裡也是冤魂無數，當時的京城可謂血流成河，人人自危。這幾年，泰興帝的性情越發寡淡多疑，從前追隨他的舊人大多因他的猜忌而流徙或是下獄，朝堂內外無人不懼。

馬車到了大明門，文武百官均需下馬下轎，三丈高的朱紅宮牆，綿延不見盡頭，玉帶般的護城河環城而過，將平民與這座巍峨壯麗的紫禁城隔絕開來。

葉明修先下馬車，然後伸手扶妻子下來，早有引路的太監在那裡等候。

葉明修舉步要走，又轉過身整了整若澄的霞帔和金冠，臉上帶笑道：「路滑，走得小心些。等前朝的事忙完了，我便接妳回家。」

若澄乖巧地應是，跟在引路太監的身後走了。

葉明修看著她的背影，沉吟了片刻，才肅容往前朝走去。

乾清宮坐落在漢白玉的地基上，丹陛以高台甬道與天街的乾清門相接，屋頂覆著黃色的琉璃瓦，四邊簷脊各蹲著九隻小獸，形態迥異；殿前左右，分別放置著銅龜、銅鶴、日晷和鎏金香爐，十二扇紅漆菱紋榻扇緊閉，四周安靜得沒有一丁點兒雜響。

乾清宮的明間內，蘇皇后正與太醫院的院使和院判等人商議。

院使神色沮喪，頻頻搖頭。

端妃走到一旁，將大太監李懷恩叫到身邊，問道：「李公公，澄兒進宮了嗎？」

李懷恩躬身回道：「剛得了信兒，淑人正往這邊來。」

蘇皇后聞言，似笑非笑地看了過來，「端妃，妳好大的膽子，是誰讓妳自作主張叫她來的？妳以為這乾清宮是什麼地方？」

端妃不緊不慢地說道：「皇后恕罪。昨日臣妾伺候皇上湯藥的時候，皇上提起孝賢太后，說澄兒以前養在太后身邊，兩人有兄妹的情分在，只是許久未見了，想見她一面。當時李公公也在的。」說完，端妃看向身側的李懷恩。

李懷恩連忙應了一聲，「皇后娘娘，的確是皇上的意思。」

蘇皇后的手在袖中收緊，臉上仍是從容地笑著，「原來如此。李懷恩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。本宮才是後宮之主，既然皇上有所託，也該由本宮來安排才是。」

「奴才錯了，往後一定注意。」

見李懷恩臉上賠著笑，蘇皇后也不好再說什麼。

這時，小太監從門外跑進來，說人已經到了。

若澄進到殿中，沒想到裡頭有這麼多人，立刻向蘇皇后行禮。

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帶著審視或是驚艷。

皇城內外皆知，首輔葉明修的夫人艷冠京城。有幾位太醫是第一次見到她，頓時驚為天人。

端妃上前親暱地挽著若澄的手臂道：「澄兒，皇上等候多時了，妳快進去吧。」

若澄低聲應是，也顧不上蘇皇后那道凌厲的目光，在李懷恩的引領下往東暖閣走去。

東暖閣和明間當中還有個次間，裡面有兩個太醫似乎正在討論藥方，看到李懷恩和若澄過來，立刻噤聲。

等他們過去後，不知哪個太醫小聲說了句，「這位就是葉夫人？看來傳言不假，果真跟端妃娘娘有幾分神似呢。」

「噓！你有幾個腦袋，敢說這話？」

若澄徑自往前走，裝作沒有聽見。

東暖閣裡鋪著地氈，底下有火炕，比外頭暖和許多，但銅掐絲珐瑯的四方火盆裡依舊燒著紅蘿炭。空氣中有一股瀟灑和松枝混合的濃重香味。

泰興帝朱翊深躺在龍榻上，閉著眼睛，身上蓋著團龍紋的錦被。

若澄不敢亂看，只走到離龍榻幾步遠的地方站定。她記得前一次見泰興帝，還是在今年端午的宮中大宴上。那時的泰興帝雖與她隔著人海，卻仍看得出天姿威嚴、英偉不凡。

她欲行跪禮，朱翊深緩緩地開口，「免了吧。李懷恩，賜座。」他的聲音很低沉，略顯吃力，大概是傷勢所致，但帝王的積威猶存。

李懷恩立刻去搬了瓷繡墩過來，卻猶豫該放在哪裡，直到朱翊深發出不耐的一聲，他才趕緊搬到龍榻旁，請若澄過去坐。

若澄謝恩之後坐下來，手緊張地攥在一起。

她的嗅覺靈敏，這附近有一股藥味，但被殿內濃烈的香氣所掩蓋。

朱翊深抬手讓李懷恩和殿內諸人都退出去，側頭看了看。縱使離得這麼近，他的視線仍是模糊，只能隱約看到人的輪廓，卻看不清她的眉眼，當年晉王府裡的小團子，早就長成了聞名京城的大美人，可他已許久未見她，幾乎忘了她的模樣。朱翊深平靜地移開目光，「昨夜朕夢見母親，她問起妳的近況，朕竟答不上來……」

葉明修待妳好嗎？」

「回皇上的話，葉大人待臣婦很好。」若澄盡量穩住聲音回道。

朱翊深扯了下嘴角，「既然好，為何稱呼還如此生分？當初葉明修求娶，朕問過妳的意思，妳說你們兩情相悅……可很早以前，錦衣衛就向朕稟報，你們成親頭兩年並未同房。」

若澄的心忽然狂跳不已，沒想到泰興帝竟知道此事，不敢立刻回答，斟酌片刻之後，她才誠惶誠恐地說道：「我……臣婦的確喜歡他，因為葉大人公務繁忙，所以才分房而眠……」

「大膽，妳敢欺君？！」朱翊深聲音一沉，威勢如山般壓來。

若澄驚慌地跪到地上，一口氣說道：「臣婦不敢欺君。這幾年，葉大人對臣婦很好，臣婦也十分敬重他，並非虛言！」

朱翊深沒有說話，似乎並不滿意她的說詞。

他早已不是晉王，而是一念之間就能斷人生死的天下之主。

若澄被那強大的氣勢壓得喘不過氣，整個人趴在地上，不得不說實話，「我、我那時覺得皇上需要葉大人，卻無法全然信任他。我若嫁給他，皇上或許就沒有那麼多顧慮了……若澄並非有意欺君，但自小受太后和皇上的養育之恩，無以為報。還請皇上恕罪……」

情急之下，她終於不再自稱「臣婦」，他們之間的疏離感好像便少了些。

朱翊深微微偏過頭，眸光中閃過很多情緒。

他一直以為她跟葉明修有過某種約定，否則以葉明修的城府和聰明，怎麼會被一個女人牽著鼻子走？

這樁婚事，的確讓葉明修為他所利用，可這幾年葉明修羽翼漸豐、權傾朝野，逐漸變成他無法掌控的力量。

那人的可怕，只有身為對手的他才知道。

「起來吧。」朱翊深放緩了聲調，耳畔聽到幾聲細微的鈴響，似曾相識。

「這是？」

若澄連忙拉好袖子，臉微微漲紅，「沒、沒什麼……」

朱翊深蹙眉，立刻想起來了。

她十二歲那年生了一場重病，他在龍泉寺買了條紅色的手繩，上頭串著一隻金雞和小鈴鐺，鈴聲如同清泉流淌，據說能驅邪消災，於是他就買回去送給她。

如今雖經歲月洗滌，鈴聲不那麼清脆了，卻依舊能夠認得出來。

這麼多年了，她竟然還戴著？

朱翊深有些動容。那些帝王心術，忽然不忍再用到她身上，她為了報恩，已經賭上了一生的幸福，後半輩子就讓她平安地度過吧。

「朕有些累了，妳回去吧。」朱翊深擺了擺手，疲憊地閉上雙眼。

若澄沒想到這麼快就要走，終於還是大著膽子望了他一眼。

他正是春秋鼎盛的年紀，如刀鑿的輪廓，眉似濃墨，眉宇間曾滿是殺伐決斷的帝王氣勢，如今卻有種英雄末路的悲涼。

她忽然泛起一陣心酸，起身行禮，聲音很低，「皇上多保重龍體，否則太后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安心，臣婦幫不上您什麼，唯有日日誦經，祈禱您安康。」

說完，她便恭敬地退出去了。

東暖閣的簾子落下，李懷恩在外頭小聲問道：「淑人，您的眼睛怎麼紅了……」

「沒事，可能不小心落進了沙子。」

她的聲音有些慌亂，然後腳步聲遠去。

朱翊深重新睜開眼睛，側頭看向簾子處，空氣中還浮動著一抹清香，世人鮮少知道，茉莉是他最喜歡的香氣，難道她……

過往的細枝末節從記憶的深處浮現出來，逐漸變得清晰無比。

偌大的東暖閣內就他一個人，剛剛強忍住胸口翻湧不止的疼痛，此刻終於不必再壓抑，側身往龍榻邊的唾盂裡吐出一大口血。

很多人湧進了東暖閣裡，有哭聲、有喊聲，像潮水般此起彼伏，他依稀看到母親站在身旁，溫柔地問道——

「孩子，你縱然坐擁天下，又可曾得到過一顆真心？」

他無法回答，因為意識好像從身體脫離了出去……

李懷恩送若澄到天街處，葉明修已經站在那裡等待了。

他神情凝重，身後跟著幾個兵衛，看到若澄出來，他似乎很意外，隨即將她攬到身邊。

李懷恩與他寒暄幾句，就退回乾清門內了。

葉明修將妻子送回府，路上也沒問他跟皇帝見面都說了什麼，之後，他又返回宮中，一直沒再回來。

夜深之時，紫禁城傳來喪鐘，沉悶的鐘聲迴蕩在整座皇城裡。

若澄並沒有睡沉，她被鐘聲驚醒——皇帝駕崩了！

她有瞬間的錯愕，隨即難過地掩面而泣，他才三十五歲啊……

哭過之後，她覺得嗓子難受，想喚貼身丫鬟，可發不出聲音，她又試圖爬起來，但渾身無力，腦袋昏沉沉的。

沒過多久，有人偷偷潛進屋子裡，若澄還來不及看清對方是何人，便被塞進了一只麻袋中。麻袋密不透風，沒有光亮，連呼吸都很困難，她無法動彈，只覺得自己被人扛到了馬車上，外面有一個模糊的女聲傳來——

「帶走，將她沉到護城河裡去。」

另一個聲音說：「娘娘，若是葉大人知道了，恐怕……」

「他此刻忙著穩定宮中，沒工夫管家裡，我倒是沒想到皇上那麼心狠的人，竟沒將這個女人扣在乾清宮。若他那麼做了，也許葉明修便不敢輕易動手……總之，這女人留著就是個禍害。」

外界的聲音逐漸遠去，若澄的喉嚨乾得冒火，大口地呼吸麻袋中稀薄的空氣，卻

越發覺得胸悶窒息，萬分痛苦。

她不想被投河，更不想死，可她發不出任何聲音，也無力抗爭。

很快，那些人將她運到護城河邊，綁上重物，投入河中。

只聞「撲通」一聲悶響，那夜色中幽暗的護城河，猶如魔鬼般張開了大口，瞬間吞噬了裝著若澄的麻袋……

「姑娘，您快醒醒！」

耳邊傳來丫鬟素雲熟悉的聲音，若澄猛地睜開眼睛，從床上坐起來，視野裡映入素雲那張熟悉的鵝蛋臉。

素雲擰了細軟的帕子給她擦臉，「姑娘是不是作噩夢了？瞧您滿頭大汗的。」

她的確作了一個很長的夢，但完全不記得內容了。

年紀小些的丫鬟碧雲，手裡捧著半舊的襖裙走過來，說道：「昨兒個奴婢勸姑娘別吃那麼多醉蟹，偏姑娘貪嘴不肯聽，瞧瞧，一覺睡到這個時辰。」

若澄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掀開被子下床。

素雲和碧雲伺候她穿衣，若澄小聲問道：「王爺快到了嗎？」

素雲嘆了口氣道：「還沒有人來告知，估計是路上耽擱了。這寒冬臘月的，車馬本來就不好行。」

若澄將手穿進袖子裡，點了點頭。

她雖住在晉王府，卻很久沒見過朱翊深了。

晉王朱翊深是先帝的第九子，也是最小的兒子，他的生母宸妃更是先帝最為寵愛的妃子，所以他從出生便備受先帝疼愛，不僅跟在先帝身邊學習政事，還隨先帝兩征蒙古高原，文治武功都極為出色。

後來他被封為晉王，按照本朝的律制，皇子皇孫一旦封王必定就藩，可先帝不捨他遠走，便在京中給他建了晉王府，恩寵更盛。

一時之間，所有朝臣都認為晉王最有可能繼承皇位。

統道三十九年，先帝因疾駕崩，皇長子奉遺詔登基，但先帝還留了一道遺詔，要宸妃殉葬。

本朝開國以來就有讓妃嬪殉葬的傳統，宸妃雖捨不得兒子，也只能含淚從命。

宸妃走後，朱翊深被新登基的長兄打發去守皇陵，這一去便是三年。

碧雲不平地補了兩句，「先帝在世時多疼我們王爺啊，那個時候的晉王府在京中炙手可熱，可先帝和娘娘一去，晉王府就沒落了。這趟王爺回京，應該不會再回去守陵了吧？」

素雲瞥了她一眼，打發她去打水了。

她們原本都是宸妃宮裡的宮女，心裡自然是向著晉王的，但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如今早已不是先帝在世時的光景了。

若澄坐在銅鏡前面，隨手打開妝台上的首飾盒，最上層有一對宸妃送的鯉魚紋金鐲子。

見到此物，她不由得思念起宸妃來。

宸妃跟若澄的母親姚氏是同鄉，兩家住一條巷子，宸妃早年喪父，家境又十分清貧，時常靠姚家接濟，後來宸妃有幸進宮，一直未忘姚家的恩德，多方照拂。

若澄的外祖父原本是做字畫生意的，勉強維持全家的溫飽，自從有了宸妃這座大靠山後，姚家在當地受到了官府的抬舉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漸漸成為了當地的大戶，很多人都爭著與姚家結親，姚氏的婚事更是早早定下了。

可姚氏十六歲那年遇見了沈贇，不顧家裡的反對，堅持嫁給了他，然後千里迢迢地跟著他進京。

沈贇年少成名，當時官拜都察院僉都御史，原本前程一片大好，卻在某日歸家的途中，不慎失足落水而死。

姚氏剛生產完不久，聞訊大受打擊，竟將自己所住的屋子點燃，葬身火海。

若澄一夜之間變成了孤兒，沈家不願養個只會張嘴的女娃娃，姚家更聲稱早就與姚氏斷絕了關係，最後還是宸妃同情若澄身世可憐，將她抱進了宮裡撫養。

宸妃一直對若澄視若己出，不僅親自教她讀書識字，還會在閒暇時為她梳頭打扮。雖然宮中規矩多，需謹言慎行，導致若澄比同齡的孩子早熟許多，但因有宸妃的庇護，她過得十分開心。

直至先帝駕崩，宸妃被拉去殉葬，那偌大的紫禁城、曾經熟悉的宮殿，再無她的容身之處……

素雲正在繫若澄髮上的寶結，看到她眼睛紅紅的，嚇了一跳，「姑娘這是怎麼了？可是奴婢下手重了？」

若澄連忙用肉肉的手背擦了擦眼睛，搖頭道：「不是，我只是突然想起娘娘了。」素雲年紀稍大些，在宸妃身邊的日子最長，她想起那個溫和寬厚、從不與人結怨的舊主子，也是唏噓不已。

要不怎麼說最是無情帝王家呢？生死都由不得自己。

此時碧雲端著銅盆從外面跑回來，險些把盆裡的水都灑了。

素雲斥道：「妳這丫頭，越來越沒規矩，哪個教妳這麼毛毛躁躁的？」

碧雲忙將銅盆放下，生氣的道：「素雲姊，我去水井旁打水的時候聽春桃幾個議論，說王爺馬上就到，蘭夫人早就去門口等著了，竟也沒派個人來通知我們！」

素雲聞言皺了皺眉頭，轉身將若澄的斗篷取來，迅速幫她穿上，「姑娘，咱們也快去吧。」

晉王府如今人員簡單，除了若澄和蘭夫人以外，就沒有其他女眷了。

蘭夫人本名周蘭茵，是個良家妾，幾年前宸妃特地挑選她進府，給朱翊深啟蒙男女之事，算是他的第一個女人。後來朱翊深離京去守陵，晉王府沒有別的女眷，庶務便交由她打理。

周蘭茵對若澄不好也不壞，平素不聞不問，也沒過分苛待，大概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。

她們走到屋外，若澄忍不住朝手心呵了口氣，昨天剛下過雪，地上還積著未化的雪塊，踩上去硬實，卻有點滑，府裡主要的小道已經被清掃乾淨，雪堆在兩旁的

草地上，厚厚的一層，猶如純色的絨毯。

待她們走到垂花門附近，有個穿灰布襖裙、戴著烏絨抹額的婆子從廊下過來，臉上堆著笑容，「姑娘要去哪兒？」

這婆子是周蘭茵的乳母李嬾嬾，在晉王府裡也算頗有臉面的人物了。

素雲走上前道：「李嬾嬾，我們聽說王爺要到了，所以趕去門前等候。」

李嬾嬾臉上的笑容一沉，看著若澄說道：「依老奴看，姑娘還是別去了吧，您也知道自己是養在宸太妃膝下的，王爺好不容易回來一趟，看到姑娘難免想起娘娘，徒添傷心。」

她雖用敬稱，口氣卻不甚恭敬。

若澄臉色發白，手緊緊地抓著斗篷的邊緣，低下頭。

朱翊深每月都會寄家書回來，但那家書是寫給周蘭茵看的，從未有隻言片語提起過她，好似當她不存在一樣。

京城有不少人在背後議論她是掃把星，出生就剋死了父母，然後又剋死了撫養她的宸妃，也許朱翊深跟那些人想的一樣，巴不得離她遠遠的。

想到這裡，若澄不自覺地往後退了兩步，躲在素雲身後。

碧雲氣不過，朝李嬾嬾喝道：「妳怎麼說話的？娘娘臨終前，特意囑咐王爺照顧我們姑娘，再怎麼說姑娘也算是主子，妳不怕我稟了王爺，治妳不敬之罪？！」

李嬾嬾冷冷笑了一聲，「妳們兩個丫頭別怪我說話難聽，王爺若記著妳們姑娘，為何過往的書信中一次都沒提過她？他養著妳們，不過是看在宸太妃的面上罷了。我們夫人就不一樣了，她是宸太妃生前做主抬進王府的，又是王爺唯一的女人。若姑娘以後還想好好待在王府，理應知道該怎麼做。」

她話裡的意思，周蘭茵才是晉王府正兒八經的主子，若澄得看她的臉色行事。

「妳不要欺人太甚！」

碧雲看到李嬾嬾那副傲慢無禮的嘴臉就一肚子火，她本是宮裡出來的，沒得受這麼個糟老婆子的氣。

素雲連忙拉住碧雲，輕聲說道：「李嬾嬾的意思我們知道了，這就帶姑娘回去。」說完，拉著碧雲和若澄往回走了。

等她們走遠些，李嬾嬾才往地上啐了一口，「呸，當自己是什麼東西！」

碧雲聽見了，氣得要回去跟李嬾嬾理論，素雲將她扯到一旁，低聲道：「碧雲，妳以為我們還在宮裡？她說得沒錯，王爺一日不冊妃，這王府後宅便是蘭夫人說了算，我們不能得罪她。」

「可王爺回來了，王爺會給姑娘做主的！我們……」

素雲打斷她的話，「妳我都深知王爺的性子，他會管內宅女人間的事嗎？這幾年王爺根本沒把姑娘當一回事，想必是聽信了謠言，覺得娘娘是被她剋死的。妳若真為了姑娘好，就別給她惹麻煩，等以後姑娘出嫁離開了王府，咱們便不用再受這些氣了。如今，暫且忍忍吧。」

碧雲聞言，看了眼站在廊下，臉上稚氣未脫的若澄，只能先把這口氣嚥了下去。

周蘭茵站在晉王府門口，裹著湘妃色的潞綢斗篷，露出底下翠藍的馬面裙，頭上戴著臥兔，珠翠綴滿髮髻，一副貴婦人的裝扮。她身材高挑，容貌秀美，站在人堆裡也打眼。

久候晉王不至，她有些無聊地摸著耳垂上的金葫蘆耳環，問身邊的大丫鬟香鈴，「妳幫我看看，戴歪了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這對耳環最襯得夫人膚白。」香鈴嘴甜道。

周蘭茵滿意地笑了笑，邊整理鬢髮邊說：「一會兒見到王爺，千萬別提那個掃把星的事，免得給他添堵。」

「夫人放心，奴婢曉得的。只是她若不識趣，自己跑來……」

周蘭茵冷哼了一聲，低聲道：「我得知那丫頭愛吃螃蟹，昨日費勁送去那麼多醉蟹，希望她多睡一會兒，別來礙眼。這掃把星在府裡我日日都睡不好覺，生怕她把王爺和我也剋了，偏生有宸太妃的臨終囑託，又不能趕走她。」

香鈴寬慰了她兩句，剛好李嬪嬪從門內走出來，到周蘭茵的身邊。

「夫人放心，老奴都辦妥了，那丫頭不會來的。」

周蘭茵剛要誇她兩句，路上傳來一陣「嗒嗒」的馬蹄聲。

香鈴喜道：「快看，是王爺的馬車！」

馬車裡，李懷恩將窗上的簾子放下，對靠坐在一旁的朱翊深說：「王爺，咱們馬上就要到了。」

朱翊深手裡拿著書，沉默地看著。

李懷恩直覺王爺這兩日不太對勁，想到他們剛從皇陵回來，他抱著雙臂，不禁打了個寒顫，他家王爺不會被什麼附體了吧？

朱翊深不知李懷恩的想法，獨自陷在自己的思緒裡頭——他明明死在泰興五年的乾清宮，可此刻，他竟回到端和三年，自己十八歲的那年。這一年，守喪期滿，他沒有理由繼續留在皇陵。皇兄便將他召回京城。

起初他以為自己是在作夢，有傳言人死之時，會將自己的一生再看一遍，可這夢從皇陵開始，一路作到了京城還沒有結束，而且他的五感、神智、經歷都那麼清晰真實，以至於他漸漸認識到，他並沒有死，而是重生了。

天命，不可思議。

他有些迷惘，也仍未重新適應自己晉王的身分。

李懷恩看見主子露出疑惑的神情，湊近了一些說道：「王爺，您是不是有什麼心事？可以跟小的說說……」

朱翊深抬眸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

這個時候的李懷恩，不過就是個十七歲的少年，沒有在乾清宮時的謹小慎微、步步為營。上輩子，他歷經諸多殺伐才成為天下之主，卻無法再相信身邊的任何一個人，兄弟、子侄、臣屬、心腹……逐漸都站在了對立的那面，鬥得你死我活。臨終之時，他覺得萬分疲憊，不知道自己那短暫的一生究竟得到了什麼。

大概是朱翊深眉宇間流露出的氣勢實在駭人，李懷恩縮了縮身子，「主子，您、



您別這樣看著小的，小的好害怕……」

朱翊深一哂，閉目仰靠在馬車壁上，輕輕地說道：「李懷恩，你還是這樣好。」

李懷恩被他說得有些莫名，摸了摸後腦，他一直都是這個樣子啊！

## 第二章 團子來謝恩

這個時候，車夫在外面說：「王爺，到了。」

朱翊深蹬著腳踏下去，昨日剛下過雪，化雪時最冷，寒風刺骨。

他人還沒站穩，周蘭茵已經上前施禮，眼角含淚道：「王爺您可算是回來了，妾等您等得好苦！」

她哭得楚楚可憐，等著男人將她擁入懷中，可男人站著一動不動，目光疏離。

朱翊深想了片刻，才記起她叫周蘭茵，日後的蘭貴人。她是良家妾，在王府一直未有大錯，他登基之後便接她入宮，可這女人屢屢跟端妃鬧不和，得罪了後宮不少人，最後因用巫蠱之術，被打入冷宮，再無消息。

他許久沒見她了，故而一時想不起來。

周蘭茵見男人不動，本想主動抱他，可他身上的氣場實在是太強了，她又不敢。當初他離京的時候，個子才跟她差不多高，如今已經比她高出了一個頭，而且他的相貌繼承了父母的優點，英俊凌厲之中又帶著江南獨有的秀氣，她心中暗暗歡喜，有種自己看護的小樹苗長成了參天大樹的感覺。

朱翊深臉上卻沒什麼表情，目光淡淡地在人群中梭巡了一圈——跟上輩子一樣，那丫頭沒來。

李嬾嬾初見朱翊深時也吃了一驚，覺得王爺好像哪裡不同了，但那種感覺又說不上來。看到周蘭茵痴痴地盯著他，魂都不知道去哪兒了，連忙在旁說道：「王爺舟車勞頓，想必餓了吧？蘭夫人早就備好了酒菜，就等著您回來呢。」

周蘭茵這才回過神來，馬上側身讓開，「瞧妾高興的，都忘了正事，我們快進去吧。」

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進了晉王府，往朱翊深的住處留園走去。

晉王府原本是開國時一個貪官的府邸，建造之時極盡奢華，後來貪官下獄，府邸收歸國家，幾經易主，最後被先帝賞給了朱翊深做晉王府。

留園松柏常青，太湖石嶙峋，亭台樓閣錯落有致，恰有一處湯泉流經園下，故而園中四季花開不敗，草木清脆，「留」即有留春之意。

朱翊深走進留園時，踟躕片刻，所有人都跟著停了下來，面面相覷。周蘭茵正待詢問，他又徑自往前去了。

主屋裡的桌子已經擺好了銀質碗筷，朱翊深坐下來，周蘭茵侍立在側，吩咐下人上菜。

菜品共有三十幾種，時令的蔬菜有海白菜、江南烏筍、黃花金針，此外還有八寶攪湯、滷煮鵝鶩、湖油蒸餅、醋溜鮮鯽魚等，都是朱翊深以前最愛吃的。

看著桌上的菜，朱翊深不禁想起，前世端和帝在位時期，紫禁城內外奢靡成風，光端和帝每餐就要準備菜品百多種，簪纓世家宴請賓客，動輒耗費牛羊河海鮮上千。

到了永明帝登基，雖屢下訓諭禁止，但收效甚微。

及至朱翊深為帝，主動將每日三餐減為兩餐，每餐菜品不超過十種，並勒令后妃等以身作則，這才漸漸剎住了奢侈攀比之風。

「往後不要備這麼多菜。」朱翊深開口說道。

周蘭茵連忙應是，暗中責怪地看了李嬾嬾一眼，都是她出的主意，說皇陵日子清苦，王爺必定想念京中的珍饈美味，回來應該好好吃一頓。自己忙活了幾日，沒聽到半句誇獎不說，要是讓王爺覺得她持家無度，那就不好了。

朱翊深說完這才提筷，他吃飯時一語不發，每樣菜都只吃幾口，絕不多碰，旁人看不出喜好。

等他放下筷子，周蘭茵又殷勤地上了壺虎丘茶，及一盤江南的密羅柑和一盤蜜餞。朱翊深不動聲色地飲了口茶，沒動另外兩樣東西。

這個時候的晉王府，只能用這等茶葉，雖然跟普通人家比已經算好物，但跟他在乾清宮時喝的那些與黃金等價的貢茶比，到底是遜色了一些。他沒什麼特殊的嗜好，只是對茶有些講究。

喝過茶，朱翊深憑著記憶走向西次間，丫鬟連忙推開榻扇。

周蘭茵面帶嬌羞地跟了進去，心裡如小鹿亂跳。她進晉王府的時候才十六歲，知道要去伺候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，心中還老大不樂意，可如今眼前的晉王符合她少女時期對男人所有美好的想像。

那時宮裡特意派了兩個嬾嬾專門教她床第之事，偏偏至今都沒派上用場，她等了這麼多年，身體早如乾涸的土地，需要雨露的滋養。

朱翊深停住腳步，回頭看了她一眼。

她微微怔住，很快反應過來，「王爺不需要妾……服侍嗎？」

「我累了。」低沉而不帶感情的三個字。

周蘭茵有些失望地低下頭，恭敬地從西次間退了出去。

朱翊深在前世就不怎麼耽溺於男女之事，何況他現在沒有興致弄這些。

他環視這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。

靠西的整面牆都做書閣，書閣放著他自小讀的書，那雞翅木的翹頭書案和椅子還是母親幫他選的，與床相對的暖炕上擺著紫檀木的小桌案，案上還有母親在生辰時送他的白玉筆筒和青玉筆山。

這些物什在他搬進乾清宮之後忽然就找不著了，此刻看著，有種失而復得的珍貴。若能回到母親在世之時，他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帶她走，哪怕去山村鄉野，過普通人的生活，也不要這天潢貴胄的身分。

帝王之愛，是這世上最奢侈殘忍的東西，給的時候轟轟烈烈，由不得人不要；收走時，卻要人用命來償。

他住在皇陵的那幾年，每日都要站在巨大的墓碑前，看那些冰冷的石刻講述統道帝一生的豐功偉績，那是他最崇敬的父親，教他勤政愛民，帶他縱橫沙場，留下不世功勳，卻也親手終結了他母親的生命。

他坐在暖炕上獨自出神，李懷恩手裡提著一個精緻的食盒走進來，「主子，路上

買的這盒點心，是不是送到西院去？」

西院是周蘭茵的住處，她最喜歡吃甜食。

朱翊深只掃了一眼，「送到沈若澄那裡去。」

李懷恩驚愕，嘴巴微張，見朱翊深已經埋頭翻找書籍，也沒敢多問，躬身退了出去。

他站在屋前思忖片刻，招手叫來兩個丫鬟，附耳吩咐幾句。

半個時辰之後，他提著精緻的食盒到了若澄的住處。

若澄住在東院的北角，雖也是個獨立的住所，但光照嚴重不足，院子裡常吹著冷風，今日天氣好，若澄和兩個丫鬟正蹲在有陽光的角落曬書。

若澄已經十歲了，個子不高，加上有些肉嘟嘟的，蹲在那裡就像是無錫最出名的泥人大阿福。

素雲最先看到李懷恩，有些意外，「李公公怎麼過來了？」

李懷恩舉起手裡的食盒，笑咪咪地對若澄道：「姑娘，這是王爺賞給妳的東西。」

若澄愣住，一時沒有動作。李懷恩肯定搞錯了，朱翊深怎麼會賞她東西呢？

還是素雲先反應過來，抬手請道：「李公公請進去說吧。」

進了屋子，李懷恩發現桌椅等擺設都太過樸素，根本不像是在王府。

他不動聲色地將食盒放在茶几上面打開，食盒共分兩層，每層又分成十二個格子，上面那層放著雕成各種花卉的糖，顏色鮮亮，幾可亂真；第二層則是做成十二生肖的糕點，個個精美，活靈活現。

若澄還從未見過這麼精緻的吃食，到底是孩子心性，偷偷瞄了好幾眼。

李懷恩解釋道：「回來的路上，王爺特意在食錦記買的，命小的賞給姑娘。」

若澄幾人都吃了一驚，食錦記是京郊逾百年的老店，祖上是前朝宮中的御廚，他們家的點心以精緻和高價出名，縱然有錢也未必能買得到，聽聞全國就一家鋪子，每天擺出來的東西一賣完就關門，門前總是排著長龍。

前幾年若澄生辰的時候，宸妃曾叫身邊的女官去買過一次，可排了一天的隊都沒有買到。因此若澄現在只覺得好生奇怪，這麼難得的點心，朱翊深為何不送給周蘭茵呢？

素雲伸手輕拍了下若澄的背，她這才回過神來，對李懷恩說道：「多謝王爺賞賜，還請李公公代若澄轉達謝意。」

李懷恩面帶微笑。沈姑娘到底是在宮裡待過的，年紀不大，說話倒挺有模有樣。

「東西是王爺賞的，姑娘若真要謝，還是親自去趟留園，當面謝過王爺吧。不過王爺這會兒在休息，姑娘一個時辰後再過去。」

聽到要去留園見王爺，若澄整個人僵住，不知回什麼好，還是素雲替她應下來了。

李懷恩離開以後，若澄抓著素雲的手臂，哭喪著臉，「素雲，我可不可以不去？王爺不喜歡我。」

素雲柔聲安慰道：「王爺賞姑娘東西，姑娘理應去謝恩。我們陪著姑娘，到了王爺面前，姑娘就只管道謝，別的話不要多說。碧雲，趕緊去把姑娘最好的衣裳找出來。」

碧雲怔怔地點了點頭，翻箱倒櫃，總算找到了今年正月做的一套桃色散花的襖裙，那還是平國公夫人要來府上做客時，蘭夫人特地叫繡娘趕製的，姑娘現在只有這套像樣的衣裙，除此以外都是從宮裡帶出來的，不是舊了，便是小了。趁著若澄去淨臉的空檔，素雲又叮囑碧雲，「見到王爺，絕不能提蘭夫人的不是，記住了嗎？」

碧雲原本正有告狀的打算，聽了素雲的話，抿嘴道：「素雲姊，要是王爺主動問起呢？難道我們就睜眼說瞎話？那個蘭夫人，連個教書先生都不給姑娘請呢。」素雲也替若澄委屈，她們在宮裡的時候，姑娘的吃穿用度都是比照公主的級別來的，可搬進晉王府以後，別說是跟宮裡比了，就連正經人家的小姐都不如。

「碧雲，娘娘臨終前把姑娘託付給我們，我們得守著她平安長大。妳逞一時痛快，得罪了蘭夫人，姑娘以後還會好過嗎？而且以王爺如今的處境，妳此時拿這些事情去煩擾他，他只會覺得我們麻煩。」

碧雲聽了，心頭一跳。皇上繼位之初，就將別的兄弟都派往封地，唯獨把王爺派去守皇陵，就是忌憚王爺的本事和威望，怕他早早就藩，會危及皇權。這次守喪期滿，皇上不得不將王爺召回來，還不知接下來會有什麼安排。

或許也會將王爺派往封地，那許是最好的結果。

周蘭茵住的西院是府中除了留園和主母住的北院以外，日照最好的地方。她在花園裡頭養了幾盆名貴的蘭花，每天都要悉心看護，不假借他人之手。

香鈴手裡提著水桶跟著，周蘭茵用水瓢舀了水，一點點地往下灑，手上都弄濕了，寒冬臘月，井水很涼，她卻似沒發覺一樣，兀自想著心事。

香鈴勸道：「夫人別憂心，興許只是王爺路上舟車勞頓，有些乏了，才叫夫人回來。」

周蘭茵放下水瓢，嘆了口氣，走到鞦韆架那裡坐下來，「我從前就知道他不喜歡我，只是我想著三年不見，好歹能坐在一起說些體己的話……等往後有了王妃，我想近王爺的身都難。」

「夫人怕什麼？您是良家妾，好歹也是官宦人家出身，報過先帝的，就算王府裡有了主母，也不能拿您怎麼樣。」

本朝皇室嚴格限制妾媵的人數，縱然只是納妾也要上報給皇帝知曉。因此良家妾與通房丫頭不同，不得隨意打罵發賣，並非全無地位。但妾終歸是妾，沒有丈夫的疼愛和兒子的倚仗，在家中處境艱難。

周蘭茵沒有前者，只能好好爭取後者，且她最好的年華都在晉王府中獨守空房度過了，沒剩下多少時間。

這個時候，李嬪嬪從外面進來，身後還跟著幾個捧著布匹的丫鬟。

李嬪嬪歡喜道：「夫人快看！王爺還是想著您的，馬上就叫人送了幾匹上好的綢緞過來。」

周蘭茵高興地站起來，走到丫鬟面前。她在晉王府見過不少好東西，這幾匹布從

色澤和織法來說都算不錯，卻也談不上珍貴，可東西是王爺送的，意義格外不同。她打起精神，回頭吩咐香鈴，「快給我梳妝打扮，換身行頭，我要去留園當面謝過王爺。」

李嬾嬾本想說王爺沒傳喚，私自去留園是否不妥？但看到蘭夫人那麼高興，又把到了嘴邊的話收回去，總歸是去謝恩的，王爺應該不會怪罪。

另一頭，若澄百般不願意去留園，又不得不去。

留園是朱翊深的住處，平日有人打掃，也有府兵看守，旁人無法進入，因此若澄是第一次來。早就聽聞留園的景致在京城也是數一數二的，但眼下若澄無心觀賞，只想快點從這裡離開。

幼年時很多事情她都不記得了，卻猶記得那個春日午後，她在宸妃宮中玩新買的皮球，見到了一個唇紅齒白的少年郎，笑吟吟地朝他喊了一聲「哥哥」，卻被少年冰冷的目光所刺痛。

那個少年就是宸妃的獨子，彼時受到萬千寵愛的九皇子朱翊深。

以後無論宸妃說多少遍，要她叫朱翊深哥哥，她都不敢再開口。

李懷恩正在屋前指揮幾個丫鬟和小廝搬半人高的常青藤，聽到腳步聲回過頭來，笑著說：「姑娘來了。請在這裡稍等，小的去看看王爺醒了沒有。」

若澄點頭，輕輕道了聲，「有勞。」

李懷恩走進西次間，朱翊深早就醒了，正靠在暖炕上看書，窗子開了一半，透過樹木稀疏的枝葉，能隱約看到屋前的情形。

剛剛他看見沈若澄走過來，圓滾滾的，就有點後悔給她帶那盒糕點。

她小時候這麼胖的？怪不得母親愛喚她團子。

「你讓她來的？」朱翊深頭也不抬地問道。

李懷恩「嘿嘿」笑了兩聲，「那可是咱們費了大半日工夫才買到的糕點，稀罕著呢。姑娘收到高興，定要當面來謝謝王爺。」

朱翊深心知肚明，也不戳破他。

李懷恩有些惴惴，莫非他這馬屁拍錯地方了？好不容易買來的糕點，沒賞給蘭夫人，反倒賞給了沈姑娘，任誰都會多想。

等了會兒，朱翊深才道：「叫她一個人進來。」

李懷恩立刻到外面轉達。

若澄聽說朱翊深只叫她一個人，臉嚇得慘白。

素雲怕她膽子小，見到王爺會說錯話，又小心同李懷恩商量。

李懷恩無奈道：「素雲，妳可別為難我，王爺向來是說一不二的，何況就是同姑娘說說話，又不會吃了她，妳們就在外面等著吧。」

素雲還想再說什麼，若澄一把抓著她的手臂，輕輕搖了搖頭。

素雲只是個下人，她不想叫她為難，於是跟在李懷恩的後面進去了。

到了西次間，若澄跪下謝恩。昨天周蘭茵送來的醉蟹，她吃了很多，腦袋還有點昏沉沉的，她不是不知道周蘭茵忽然示好事有蹊蹺，但那個送東西來的丫鬟就躲在窗外，她若不多吃些，還不知道後面會有什麼等著她。

若早知道要來留園，她寧願一覺睡到今天晚上。

朱翊深聽到久違的童稚嗓音，有瞬間的恍惚，記憶似乎還停留在乾清宮臨終前最後的那一面——她戴著他送的鈴鐺，她身上是他最喜歡的香氣……這兩個細節，反覆在他的腦海中浮現。

「起來吧。」

他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十分悅耳，只是聽不出任何情緒。

若澄笨拙地從地上爬起來，站在放花瓶的高几旁邊。她原以為謝完恩就可以走了，可朱翊深並沒有要她走的意思，她只能硬著頭皮留下來。

朱翊深把手中的書放在案几上，看到她像受驚的小動物一樣微微發抖，不由地皺起眉頭。

從進來到現在，她都沒抬起過頭，似乎很怕他。

上輩子，他們沒這麼快有交集。他不記得自己到底做過什麼事，讓她如此害怕。

「在王府一切可還習慣？」他開口詢問。

若澄怔了怔，沒想到他問這個，連忙回道：「多謝王爺關心，王府上下都對我很好。」她聽到了素雲和碧雲說的話，不敢在朱翊深面前提周蘭茵的不是。

一時之間無話，四周很安靜，地氈上的日光慢慢流轉。大概是留園底下有湯泉流經的原因，屋裡沒燒炭還開著窗，卻比若澄的住處溫暖很多，還有陽光的味道。朱翊深面對此時的若澄，竟然有些局促。

他們之間，說不清是誰有恩於誰，誰又虧欠了誰。

她為了報恩，嫁給一個她不喜歡的男人，他也在最後關頭放了她一馬，輸掉全局。她的性子其實很像母親，溫順不爭，有什麼事都藏在心裡，但願這輩子，她不要再遇到葉明修，他們也不必再面對同樣的選擇。

本來還想問問她的功課，外面卻響起了隱約的人聲——

「蘭夫人，您怎麼來了？王爺並未召見……」

「你進去通報一聲，就說我來謝恩。」

朱翊深皺起眉頭，又聽到女孩說——

「既然蘭夫人來了，若澄先告退。」

她好像很想離開這裡，朱翊深也沒勉強，淡淡地「嗯」了聲，算作應允。

若澄退出去時，不經意間抬眸，還是看到了坐在暖炕上的男人。

他穿著青緯羅的祥雲紋直身，輪廓深刻，鼻梁挺直，眉毛很濃，那雙眼睛像極了宸妃，只不過宸妃的溫柔似水，他卻如同冰錐一樣，又冷又厲。

若澄慌忙低頭，不敢再看。

她雖然很怕他，但並不討厭他。她曾看見年少的他躲在王府花園的假山後面，對著母親手植的梧桐，咬著牙，無聲地落淚。

打宸妃被拉去殉葬以後，他沒在人前掉過一滴眼淚。

那時倔強驕傲的少年猶如受傷的小獸一樣，獨自舔著傷口，若澄心疼，也偷偷地跟著哭，她希望自己真的是他的妹妹，這樣就可以上去溫柔地抱著他安慰，可最後她還是默默地走開了，因為她牢牢地記得，心中視作兄長的這個人，並不喜歡

她。

如今，那個少年已經長成了成熟英俊的男人，褪去了滿身的青澀，情緒盡斂，猶如寶劍收在鞘中，但願他已變得足夠強大，強大到能夠抵擋將來所有的明槍暗箭，承受生命中所有的痛，那麼娘娘在九泉之下，也可以安心了。

若澄退到屋前，看見周蘭茵站在那裡，向她行禮之後離開。

香鈴湊到周蘭茵身邊，「夫人，她怎麼來了？難道是向王爺告狀的？」

周蘭茵也十分疑惑，可眼下沒工夫深想，只等李懷恩出來傳喚她。

西次間裡頭，李懷恩跪在朱翊深面前，苦著臉，小聲說道：「王爺，是小的自作主張送了幾匹布到西院，沒想到蘭夫人會親自過來。蘭夫人這幾年裡裡外外地操持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。沈姑娘那邊得了點心，而她什麼都沒有，實在說不過去。小的若做得不對，王爺儘管打板子就是了。」

說完，挺直了脊背，一副要英勇就義的模樣。

「去叫她進來。你的板子先留著。」朱翊深將書丟過去，李懷恩機靈地躲開了。

「謝王爺開恩！」

隨後，周蘭茵進了西次間，面帶嬌羞地說道：「妾特來謝謝王爺賞的布，妾很喜歡。」

朱翊深的語氣平淡，「回來路上隨手挑了幾匹。妳喜歡就好。」

周蘭茵刻意忽視他口氣間的疏離，欲上前說話，李懷恩已經搬了杌子過來，放在離暖炕幾步遠的地方，熱情地請她坐，她只能順勢坐下來。

朱翊深沒有話說，周蘭茵便將晉王府三年來的事情流水帳一樣稟報，聽那架勢，似要說上三天三夜。

朱翊深正欲開口打斷，李懷恩手裡拿著一個東西重新進來，呈給周蘭茵，「門房送過來的，說是平國公府的請帖。」

周蘭茵沒想到門房的那些人這麼沒有眼力，居然將東西送到留園來，立刻起身收下。

「平國公夫人為何與妳有往來？」朱翊深在旁問道。

平國公是世襲的勳爵，祖上隨太祖皇帝打過江山，立下赫赫戰功。這一任平國公徐鄴兼任五軍都督府的前軍都督，身居顯位。平國公府還出了個寧妃，生了端和帝的皇長子朱正熙，也就是日後的永明帝。

這樣人家的主母，身分高貴，怎麼會跟一個落沒王府的妾室往來？他不記得周蘭茵跟平國公府有什麼私交。

周蘭茵似乎看出朱翊深的疑惑，連忙解釋道：「平國公夫人前陣子在琉璃廠買了一幅馬遠的山水圖，懷疑是贗品，便讓妾幫忙看了看。」

琉璃廠一帶在前朝時定為官窯，後來規模不斷擴大。及至本朝京城擴建，將那一帶畫入城中，官窯不得不搬遷。當時很多人在自家門前兜售帶不走的瓷器，那一帶便逐漸發展成為古玩字畫的交易場所，時至今日，已成了京中有名的去處。不少附庸風雅的貴婦人常去那裡淘古物，而平國公夫人喜好收藏，尤其喜歡名家畫作。

馬遠擅畫山水、花鳥和人物，筆力勁闊，皴法硬朗，是南宋畫院派的代表。他傳世的畫作不少，名聲極響，每幅畫都能賣出高價，因此很多人模仿他的筆法，市面上贗品很多。

辨別一幅畫的真偽，除了要熟知畫家的朝代背景、畫家的風格、運筆手法、畫紙與顏料的材質，還要有長年的積累和細心的觀察。

朱翊深自小受正統的皇家教育，教授他的都是博學的翰林侍講，而且跟在先帝身邊耳濡目染，於書畫方面也算小有造詣，但連他都不一定能看出一幅畫的真偽，周蘭茵就更辦不到了。

他記得他前世娶的端妃倒是精於此道，入宮之後也時常拿著名家的書畫向他討教，這才逐漸有了端妃寵冠後宮的說法。

女人太聰明，終究不是件好事。

「我有幾幅同時期劉松年的畫作，有空也拿出來讓妳品評一番。」

周蘭茵僵了一下，滿口應好，很快就以府中還有庶務為由告退了。

李懷恩沒想到周蘭茵這麼快就走，覺得奇怪，「主子，蘭夫人有點不對勁，好不容易來了，怎麼不多待會兒？」

朱翊深正整理著小桌案上的文房四寶，瞥了他一眼，「真正愛畫之人，聽到劉松年不會是那個反應。我若真的把畫作拿出來，恐怕她連劉松年和馬遠都分不清。」

李懷恩伸手按著嘴，驚道：「那平國公夫人怎麼會請蘭夫人看畫？」

平國公夫人也不是那麼好糊弄的，周蘭茵想必用什麼法子籠絡了她。

眼下，朱翊深沒空管女人之間的事情。他明日要進宮，正想著如何與他那位皇兄應對。他記得上輩子的事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應該能夠全身而退。

他並不想再走那條孤家寡人的路，那條路布滿荊棘，走到最後渾身浴血，卻一無所有。如果皇兄和他的那位侄子願意放他一條生路，這輩子，他可以不去爭皇位。

李懷恩泡了茶端過來，朱翊深沒接，只道：「將今日守留園的府兵全部換了。吩咐下去，以後沒我的命令，不准放任何人進來。」

李懷恩連忙應是，這命令好像是針對蘭夫人的，不過誰叫她自作主張跑來了。

朱翊深這才把茶杯接過來，面色如常地飲了一口，「明日進宮，你就不用跟著我了。」

李懷恩不放心，還想跟去。

朱翊深道：「我自有分寸。」

### 第三章 與端和帝周旋

從留園出來，周蘭茵嚇出了一身冷汗。剛剛話一出口她就有些後悔，生怕王爺真的把收藏的畫作拿出來，她哪裡知道什麼馬遠、劉遠的，到時露了馬腳可就說不清楚了。

她抽出平國公夫人的請帖看了兩眼，停住腳步，掉頭往東院走去。

若澄正在院子裡收書，一本一本小心地拾起來，拍去上面的沙土，抱在懷裡。這些書有些是宸妃給她買的，有些是她平時省吃儉用攢下錢買的，都是她的寶貝。宸妃對她說，她的祖父是非常有名的畫家，伯父精通書法，父親也是名滿天下的



大才子，作為沈家的女兒，功課是絕對不能落下的。

她在宮中的時候，常常溜去文華殿的窗外聽牆根，文華殿是宮中給未成年的皇子皇孫授課的地方，按照規矩，她這樣做是萬萬不行的，但宸妃向先帝求過情，先帝默許了，只叫她不要聲張。

那些在文華殿上課的翰林侍講，全是滿腹經綸的大儒。她時常聽得入迷，跟著學了不少東西。後來，她在府庫遇見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，他問她爹是不是叫沈贇，還教她許多東西，比那些翰林侍講還要厲害。

她從宮中搬出來時太過匆忙，都沒來得及去府庫跟他道別，也不知道他現在如何了？

碧雲和素雲收好書，起風了，正要叫若澄進屋，周蘭茵便來了。

周蘭茵剛跨進院子就聞到了一股長期光照不足的霉味，她用帕子捂著口鼻，皺了皺眉頭。這是她第二次來這裡，原本也不想來的。

香鈴走到院子的石凳旁邊，仔細擦了擦，才請周蘭茵過去坐。

周蘭茵坐下後，她帶來的人擠滿了原本就不大的院子，她使命除了香鈴和李嬾嬾以外的人都出去。

碧雲如臨大敵，將若澄擋在身後，問道：「不知蘭夫人來此處有何貴幹？」

周蘭茵不緊不慢地將裙子拉平整，「妳們為何去留園？見到王爺都說了什麼？」

若澄在碧雲身後說道：「我什麼都沒說。」

周蘭茵的手肘搭在石桌上，看著院子的一棵歪脖子老樹，「我自認待妳不算好，但也不曾苛待過。當初讓妳選住處，是妳自己選了這裡，例銀也是妳自己定的，沒錯吧？王府如今不比從前，上下都縮衣節食。因此就算妳到王爺面前去說，我也站得住理。」

碧雲見她說得臉不紅氣不喘，心裡就來氣。

當初選院子的時候，北院是主母的住處不能選，西院被她佔了，姑娘只能選東院，可姑娘沒說選東院這個角落召見；例銀是給了不少，可所有開支都要她們自理，有一回鹽沒了，她想先去廚房借一點，廚娘卻都不願意，若不是周蘭茵吩咐，廚娘有這個膽子？

「蘭夫人放心，我不會跟王爺說什麼的。」若澄小聲道。她本就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，宸妃養育了她，晉王府讓她有容身之處，她心中感激都來不及，更不會去計較什麼。

周蘭茵知道若澄的性子，諒她也不敢在王爺面前亂說，這次就是特意過來敲打一番的。現在王爺回來，該做的表面工夫還是得做。

「馬上要過年了，妳們主僕三個若有要採買的東西，一會兒拿紙筆記了送到西院。另外我看這院子有些冷清，明日派幾個婆子來打掃，順便再搬幾盆海棠裝點一下，也喜慶些。我還叫了繡娘來府上，再給妳做一身新衣裳。」

若澄擺手道：「我的衣服夠穿，不用了。」

周蘭茵不著痕跡地笑了笑，「妳去平國公府上做客，難道還要穿著去年的舊襖裙嗎？傳揚出去，旁人會笑話晉王府的。」

若澄瞪大眼睛，沒明白周蘭茵話裡的意思——她為什麼要去平國公府？周蘭茵也不欲久留，扶著香鈴起身道：「平國公夫人送了帖子來，邀妳我去府上做客。到時我來接妳。」

說完，也不等若澄再說什麼，輕飄飄地走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李嬾嬾跟在周蘭茵身邊說：「夫人何必真的帶她去？到時候藉口她生病不能去，不就行了？」

周蘭茵嘆了口氣，「妳以為我願意帶著她？平國公夫人跟宸太妃有私交，從前在宮裡見過那丫頭幾次。這次特意叫她，大概也是衝著宸太妃的面子。若說她病了，到時候那邊追問起來，我要怎麼回答？再說這請帖是李懷恩給我的，那廝猴精得很，也不曉得是否拆開看過了。若他到王爺面前說了什麼，我也沒法交代。」

香鈴嘀咕道：「若是能想法子把她弄走就好了，她身邊那兩個宮女，可厲害著呢。」

李嬾嬾畢竟年歲大，說話能鎮得住場面，香鈴可就不同了，每回撞見碧雲，想仗著周蘭茵的勢逞一下威風，卻反倒被對方壓一頭。

當過宸太妃身邊的宮女有什麼了不起？她們的舊主子早就被拉去殉葬了。

周蘭茵看了她一眼，「香鈴，妳可別存什麼心思。她到底是宸太妃身邊的人，弄得難看了，別人會說我們刻薄。再等兩三年為她說門親事，置辦一份嫁妝，也就能名正言順地送走了。」

香鈴低聲應是，她就是個微不足道的丫鬟，哪裡敢真做什麼事。

周蘭茵又對李嬾嬾說：「一會兒，妳派個人到沈家傳信，告訴沈如錦去平國公府的日子，叫她好生準備。」

李嬾嬾有些不樂意，「夫人，咱們可是去了好幾次琉璃廠才能跟平國公夫人搭上線，現在卻要便宜了那小蹄子。」

「應該說是我利用了她的本事，才能結交到平國公夫人。說起來沈家的確是家學深厚，那沈如錦不過十四歲，居然能鑒定書畫的真假。若不是沈家無人在朝為官，她父親又是個清高自傲之人，以她的才氣，也不會需要我來牽線搭橋，就盼著她到時候別忘了我這拋磚引玉之人。」周蘭茵悵然地說。

李嬾嬾譏笑道：「夫人莫不是忘了，剛剛那位也是沈家的姑娘呢，只怕到現在都識不得幾個大字。到時去了平國公府，說不定還會出醜。」

周蘭茵瞋了她一眼，怪她多話，嘴角卻不自覺地上揚起來。

朱翊深身上沒有實職，不必早起去朝會。他坐馬車穿過京城，外面那些帶著東南西北口音的叫賣聲，遠遠近近地鑽進耳朵裡，令他十分親切。他前世做了皇帝之後，每回微服出宮，最常做的事情便是站在市井之中，感受百業興旺、黎民富庶。皇位是他從朱正熙手裡搶過來的，他背了無數的罵名，殺了無數的人，仍堵不住悠悠眾口。但作為皇帝，他兢兢業業、宵衣旰食，未曾有一刻鬆懈，他無愧於祖宗基業。自古成王敗寇，他不覺得贏了朱正熙有錯。每個人在他所處的位置，都有無法退後的底線。

所以最後他敗，也不怨任何人。

到了大明門，他從馬車上下來，沿著千步廊往前走。這一帶是六部公署的辦事地點，五部和宗人府、鴻臚寺、欽天監、太醫院在右；刑部、大理寺和都察院並列在左。這些地方他如數家珍，而在其間往來奔走的官吏有些以後更成為了他的臣子。

天子五門三朝、紫禁城的巍峨氣勢，乃至一磚一瓦，他又以下位者的身分重溫了一遍。

走到乾清門時，朱翊深停下來，讓守門的侍衛檢查。

他看到九龍壁那邊站著兩個錦衣衛，看衣服是北鎮撫司的人，正在同侍衛交談。其中一個身量很高，看著有些眼熟。

大概是感受到他的目光，那人側頭看過來，五官英俊出眾，面容整肅。

朱翊深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年輕時的蕭祐——日後的錦衣衛指揮使。

蕭祐乃是平民出身，後來成為了永明帝的親信，朱翊深之所以對他印象深刻，是因為永明二年宮變的那日，他以一己之力阻擋蜂擁進殿內的兵衛，血戰至死。死前，還折了朱翊深辛苦培養多年的幾名死士。他大怒不已，下令誅蕭祐滿門，卻發現他孑然一身，家中沒有長物，心底反倒生了幾分欽佩。

前世的生死對手，此刻相見卻如同陌生人一般。現在的蕭祐，大概就是個總旗之類的小官，微不足道。

侍衛檢查之後方才放行，朱翊深舉步往乾清宮走去，沒再看那個人。

而蕭祐和郭茂正在辦差，盤問完侍衛之後，繼續沿著城牆尋找線索。

郭茂問蕭祐，「剛剛在乾清門那裡，你看見誰了？心不在焉的。」

「是晉王。」蕭祐淡淡地說。剛才隔著不算遠的距離，他彷彿看見對方眼中的雷霆之勢，全然忘了那是個尚未及冠的男子。

郭茂嘆了口氣，「唉，他回來又能如何？只怕早晚被皇上派去就藩。皇上登基以後，藩王身邊大都跟著宮裡派去的太監，一有異動格殺勿論。晉王大勢已去，變不出花樣。先帝也不知怎麼想的，明明最喜歡晉王，卻把皇位給了……」

蕭祐用力推了一下他的後背，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滿嘴胡話。」

恰好迎面走來一隊巡邏的親衛，郭茂馬上閉了嘴，和蕭祐一起讓到道旁。

等那隊親衛過去以後，郭茂拍了拍胸口，「好險啊。我早就跟我爹說，幹麼花銀子把我從京衛所調到錦衣衛，這飯碗是誰都能端的嗎？以前我覺得錦衣衛好威風，哪裡知道第一份差事居然是幫昭妃娘娘找貓……」

郭茂喋喋不休，蕭祐沒有說話。

他們不過是這紫禁城裡最微不足道的人，聽上官的命令行事罷了。

乾清宮的明間內，端和帝從寶座上起身，在花梨木須彌座地平上踱了兩步，又坐了回去。

門外劉德喜在說話，「殿下請在此處稍候，容小的進去稟報一聲。」

說完從門外進來，抬眸看端和帝，見他輕點了下頭，劉德喜又拐出去了。

過了會兒，朱翊深走進來，跪在地上，行了叩拜禮。他已經很高了，寬肩窄腰，

看上去十分有力量。

端和帝比他年長許多，長子年紀卻沒有他大，對帝王來說，沒有什麼比一個年富力強，在朝中頗有根基的弟弟來得更有威脅了。

端和帝的母親系出名門，位分卻跟寒門出身的宸妃一樣，還沒有宸妃得寵。

他們幾個皇子都是成年封王，而後就藩，一年只能回京一次。只有朱翊深早早被封王，卻一直留在京城，享用著紫禁城裡最好的東西。

那年在父皇停靈的梓宮前宣讀遺詔的時候，朝臣一片譁然，甚至有人提出了質疑。但那又如何？他這個被稱為天之驕子的弟弟，現在還不是跪在他的面前，俯首稱臣。

沉默的時間有點久了，劉德喜端了盞茶放在端和帝的手邊，他這才回過神來，臉上露出笑容，「九弟瞧著越發像父皇了，朕竟然看得恍了神，快起來吧。」

朱翊深謝恩，從地上爬起來，目光恭敬地垂視地面。

端和帝與他閒話家常，「正熙你很久沒見了吧？快十五了，個子攏得如你一般高。翰林侍講常在朕面前誇他悟性好，就是貪玩了些。等過完年，給他選個妃子，也好收收心。」言談之間毫不掩飾對這個皇長子的偏愛。

太后與平國公府是表親，因此端和帝與寧妃早就相識，不過端和帝並不長情，後宮總添新人。前世等他兒子朱正熙登基的時候，後宮還有好些女子連端和帝的面都沒見過，被朱正熙一律放出宮去了。

「你年紀也不小了，可有看中的人？給正熙選妃的時候，順道也幫你看看。」端和帝提出建議。

朱翊深拱手道：「多謝皇兄好意，但臣弟暫時沒有立妃的打算。」那些世家閨秀還是留給他的侄兒挑選吧，他完全沒興趣。

端和帝見他推拒，也沒勉強。

這個時候，太監從門外送來了一份摺子進來，端和帝看過以後，命劉德喜拿給朱翊深，「你看看，朕也正要與你說此事。奴兒乾都司的苦夷族發生叛亂，幾處衛所都蠢蠢欲動。指揮使康旺連上幾道摺子，要朕調兵前去平叛。」

朱翊深接過摺子，看了一遍上面的內容。

奴兒乾都司管轄東北的廣大區域，區境內生活著許多民族，被稱為鎖鑰之地。朝廷設置都司以後，幾大衛所也由各族首領掌印、統帥。

但近些年瓦剌崛起，經常干預都司內務，各部族之間也經常因奴隸和領地發生爭鬥，這次本是苦夷族與女真族的小範圍衝突，但因為瓦剌的介入，變得有些棘手。

「你曾隨父皇兩征蒙古，對瓦剌的情況應該很熟悉。朕想派你帶兵去幫助康旺，你以為如何？」端和帝問道。

朱翊深沒有馬上回答。

跟上輩子一樣，皇兄一面忌憚他，一面又百般試探他。帶兵打仗並非難事，但這兵權卻是道催命符，將領手握兵權皇帝尚且十分敏感，更何況他這個威脅性極高的親王？無論他打勝仗還是敗仗，端和帝都能找到理由刁難。

朱翊深想了片刻，跪下道：「臣弟很想替皇兄效犬馬之勞，但臣弟在皇陵之時不

慎摔傷了手臂，沒辦法再拿兵器。統兵之將若無征戰之力，恐怕無法服眾，所以還請皇兄另外考慮人選。」

端和帝和劉德喜俱是一怔，端和帝起身道：「怎麼回事？你報於京中的書信為何隻字未提？劉德喜，趕緊去叫太醫來看看。」

劉德喜奉命小跑出去。

朱翊深回道：「沒什麼，雨天修繕屋頂時從上面摔了下來，當時不以為意，後來落下了病根，平時沒有大礙，皇兄不必擔心。」

「你怎麼不早說？」端和帝走下須彌座，親自扶朱翊深起來，拉他到旁邊的椅子上坐下，痛心道：「一會兒讓太醫好生給你看看。你文武全才，手若是……便太可惜了。」

朱翊深沒說話，只是眸光暗沉。

太醫院的太醫來得很快，跪在朱翊深的面前仔細地檢查了一番，然後對端和帝拜道：「據微臣診斷，王爺的手肘處的確受過不小的傷，因沒有及時救治，落下病根，提不得重物了。」

聽到太醫的話，端和帝心中莫名鬆了口氣，面上凝重道：「太醫，朕命你想盡所有辦法給晉王治傷，務必讓他恢復如初，否則，朕唯你是問。」

「微臣自當盡力。」

太醫知道端和帝也只是隨便說說，明眼人都知道，晉王這傷就算是華佗再世，也治不好了。

端和帝又寬慰了朱翊深兩句，讓他回去好生休息。

朱翊深臨走時，又對端和帝說：「臣弟雖無法替皇兄效力，但願舉薦一人，他應該可以替皇兄分憂。」

端和帝愣了一下，點頭道：「你說。」

「三千營總兵溫嘉可擔此重任，臣弟出征蒙古的時候，溫總兵是前軍校尉，驍勇善戰，對瓦剌和奴兒乾都司都比較熟悉，且三千營以騎兵著稱，當為此次出征的主力。」

端和帝看他說得一臉真摯，道了聲「朕知道了」，便叫劉德喜送他出去。

片刻之後，劉德喜返回來說道：「皇上，看來晉王這手傷是真的，連太醫院的太醫都證實了，只是，他為何會舉薦溫總兵啊？」

端和帝也十分疑惑，他心中原本有幾個人選，溫嘉正是其中之一。

溫嘉是昭妃的親哥哥，昭妃這幾日接連在端和帝的枕邊吹風，要不是端和帝想試探朱翊深，早就把這差事給了溫嘉，可此刻朱翊深親口舉薦溫嘉，這差事反而給不得了。

另一邊，朱翊深走到乾清門附近，看見蕭祐二人還在城牆根徘徊，好像在找什麼東西。他隨口問了引路太監，「錦衣衛的人為何在此處？」

太監覺得不是什麼重要的事，就跟他說道：「昭妃娘娘的貓不見了，那貓是從帖木耳帶回來的，稀罕得很。」

朱翊深漫不經心地應了聲，又看了蕭祐一眼，出宮去了。

快晌午的時候，朱翊深回到府中。

李懷恩見他回來，鬆了口氣，「王爺，您可算回來了，小的擔心了一上午。對了，早上蘭夫人來過，府兵沒讓她進來。」

朱翊深將斗篷摘下來給他，坐到暖炕上，並不在意周蘭茵的事，「宮中的問題暫時解決了。你去問問，給沈若澄上課的先生是哪個，我要見一見。」

他記得那丫頭在宮中的時候，時常溜去文華殿外聽課。沈家家學淵源，祖上曾在宮廷畫院任職，傳到了沈若澄的祖父沈時遷這一代，沈時遷書畫號稱獨步天下，雖未出仕，但在士人之中極有聲望，而沈若澄之父沈贊更是盡得其父真傳，只可惜英年早逝。

朱翊深知道母親也一直有意栽培沈若澄，他回來的路上原本想幫她挑幾本書，可不知她現在的水平到底如何，因此想問問教她的先生。

李懷恩領命出去問，回來支支吾吾的，不知該怎麼說。

朱翊深凌厲的眼風掃過來，「講！」

李懷恩嚇得跪在地上，「王爺，府裡好像沒有給姑娘請先生……而且、而且昨日小的去姑娘的住處，也不太好……」

朱翊深皺眉，周身的氣勢猶如驟起的風暴一樣恐怖。他在家書中再三叮囑周蘭茵要給沈若澄請先生，她竟敢置若罔聞，好大的膽子！

上輩子他剛回京城，便被皇兄派去平亂，根本顧不上沈若澄，等他再回來已經是一年後，沈家不知為何與沈若澄的關係親近起來，她便在那邊上課，因此他也不是很清楚。

朱翊深又把府裡的幾個下人叫來盤問，問完之後沉聲道：「去把周蘭茵叫過來。」